

嵇 鸿

毒窟

上海文艺出版社

悲歌一曲男怨女恨魔手推入黑暗地狱
洋场十里人欲横流失足沉沦无边苦海

5

I247.5
3500
3

嵇 鸿

毒窟

上海文艺出版社

BK96114



责任编辑：修晓林

封面设计：王志伟

毒 窟

嵇 鸿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海峰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9.875 插页 2 字数 211,000

1989年6月第1版 1989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0册

ISBN7-5321-0485-0/I·403 定价：3.50元

目 次

假药案	(1)
小城督学	(11)
后院调情	(22)
寡妇事件	(31)
桃色新闻	(42)
策划阴谋	(51)
潜逃	(62)
山村梦醒	(73)
路遇劫身汉	(87)
初进赌窟	(97)
裸舞剧场	(107)
神秘的“解愁散”	(116)
火坑	(127)
诱入“白面馆”	(140)
浑噩赌场	(154)
自杀未遂	(165)
盗卖家产	(179)
青楼怨	(189)
愁更愁	(202)
戒毒	(212)
流浪	(223)

身入收容所	(233)
断绝父子关系	(250)
狱中新遇	(258)
黑吃黑	(266)
一生与一死	(278)
顿悟	(288)
复仇	(299)

假 药 案

客厅东边正房里，今天的气氛有些两样。南窗外面那棵木樨的树冠如同巨伞那样盖着屋檐，阳光只能从叶缝间透射进来，屋里本来就嫌光线不足，而现在6扇长窗却还紧紧关着，沉闷、窒息、暗淡，甚至有点可怖。

说它可怖，是因为紧靠着黑洞洞的北墙，那张旧式木床上躺着一个重病患者，现在死神正在向他一步一步逼近。他叫唐山舟，才52岁。当然，他是不甘心在这样的年龄离开人世间、离开他的亲人的。眼前就有他的儿子、媳妇和女儿站在床前。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情况越来越坏，黄腻的汗液不断地从他额头、鼻端沁出，又顺着双颊和鼻翼沟往下淌，将他唇上和颌下的花白胡须都沾得透湿。不过，他的整个躯体却是冰冷的，所以还覆盖着一条大棉被，就这样直挺挺地躺着，这与外面骄阳逞威的初夏气候是完全不相协调的。床上挂着顶青花夏布蚊帐，尽管帐钩把帐门吊着，光线却与夜晚时分相当。但是，站在床前的人由于适应了环境，却还能看清病人的面部神态：苍白、瘦削的脸，紫色的唇；一对无神的眼睛，宛如灯油已尽行将熄灭的两根灯草燃着的火焰，露着微光，直视着床前。紧靠床沿的是他的儿子元辰，背后站着元辰的妹妹俞花和妻子殷左芬。

老头儿的嘴唇在颤动了。元辰明白，他一定有什么话要说，就弯下腰来，将头凑近病人，他的略微显得突出的鹰隼鼻几乎触上老人的颧骨。

“爸爸，你想说什么？”唐元辰轻轻问道。

唐山舟欲言又止，呆滞、微弱的目光在室内困难地游移。

“你说吧，”元辰的嘴凑到他的耳壳边，“心里有什么事，你就说出来吧，这里没有旁人。”

老人喘着气，断断续续地说出了一句话：“我……本……来是命不该绝的……因为我……轻信了你……姨夫……是他……开……的方子……”他使出了仅有的气力说着这句话，到后来再也没有力量继续说下去了。

元辰没有催他再说，催是没有用的；他只是屏息静气，一动不动地作着一个聆听的姿势，用来暗示他继续往下说。其实，唐山舟眼里的微光已经在消散，没有能力接受这个暗示了。他的脸色渐渐地由苍白变成青紫，但是他还是要把想说的话说完，尽管他的声音仅仅只是从喉咙升到唇外，元辰却听明白了。这句话的意思是：

“如今我要早早地去见阎罗，于心不甘！不过，李、唐两家是至亲，你姨夫平常待我不薄，所以不可同他翻脸。”

这句话反映了一种复杂的感情，是必须思考一番才能理解的。病人不甘心死亡。死亡的原因是因为吃了姨夫处方的药，却又不可同姨夫翻脸。但现在时间却不容许元辰来思考这个问题，因为老人吃力地说完了这句话以后，汗流如注，嘴唇发黑，两眼翻白，已经在喘最后一口气了。元辰双手按住他湿漉漉的肩膀，不顾一切地摇撼、呼喊：

“爸爸，爸爸！”

但是，一点反应都没有，他的心脏和呼吸都已经停止运动了，虽然他的眼睛还睁着，似乎还在委屈地表明：我不甘心！

站在元辰背后的俞花和左芬几乎在同一时间扑向床上，一个抚胸，另一个抱脚，放声号啕起来。

“姨夫”就是李林康。这时他刚从布厂回来，还没踏进自己的房门，听到哭声，就急步奔了进来，一看唐山舟已经断了气，不禁跺了跺脚，连声说道：

“还哭什么！赶快给他换上衣服吧。”

左芬擦了擦眼泪，立刻将床头边的衣箱打开，取出一整套新制的寿衣寿裤、寿鞋寿帽来放在床上，正要给公公脱换，却被李林康摇手阻止了。

“这是女儿的事，”他拉了拉俞花的袖子：“先打水揩身，你是懂得的，让他干干净净地去。”嘱咐了俞花以后，又把元辰拉到窗前八仙桌前，从衣衫袋里掏出个手巾包来，摊在桌上：一迭花花绿绿的法币。“这300元现金，估计也足够办后事了，”将钞票递到元辰手里，说，“要不够的话，再对我说，幸亏寿材已经定好，只消通知寿器店抬来就成。你就速去速回吧。”

元辰含泪出门。内部的一应事务，由俞花、左芬姑嫂俩承当。李林康又叫僱工赵妈相帮。一时烧纸化箔，燃烛点香，屋里屋外，脚步杂沓。好在俞花新寡，去年丈夫去世，凡入殓前后的一应事宜，她很有一些经验，又加林康指挥得当，这善后事宜倒也办得十分顺当。

唐元辰一路直奔西门外长命寿器店，通知老板速将棺木抬运到家，然后绕道北门入城来到复兴路仁济药店。他在店门口站立片刻，看清店主唐老板正在账台上拨弄算盘，便径直闯了进去。一个店伙在柜后称药，看见他气势汹汹，来不及阻拦，

元辰已经冲到唐老板跟前，伸出右手，一把揪住了他的前襟。那唐老板猛吃一惊，红胖的脸上渗出了一层油汗，抬眼认清是元辰，便站起身来，一手扶住胸口元辰的手，勉强笑着说道：

“小唐先生，咱们一笔写不出两个‘唐’，你这是干什么？”

“干什么，”元辰脸皮铁青，睁着三角眼说，“到警察局去说吧。”

那店伙赶忙上来劝解：“小唐先生，你先松手，有话好说，且到后面去坐。”

唐老板虽然心里恼火，但作为经纪人，他是懂得必须怎样做的，因此也陪着笑脸说道：“鼓不敲不响，蜡烛不点不亮，小唐先生，天大的事，也得说清楚了才好解决呀！”

元辰见老板和店伙软话连篇，只得松了手，好歹被簇拥到后面，在一把椅子上坐了下来。店伙先沏来一盖碗茉莉香茶，唐老板又递上一枝哈德门香烟，点上，然后隔着茶几坐下，开口问道：

“请问小唐先生，现在究竟出了什么事，要您动这么大的肝火？”

元辰是不吸烟的，现在狠狠地吸了两口，呛了起来，就将烟卷丢在地上。等咳嗽停了，说道：“我老父亲吃了你们的药，死了！”他是个善于控制自己感情的人，所以虽然心里愤怒，声音却不高；但是他眼里射出来的光却有些咄咄逼人；他的鼻子，在瘦削的脸上特别突出，整个脸型，叫人会联想到一只发了怒的鹰。

唐老板吃了一惊，但马上就镇定下来。“小唐先生的意思，是怀疑小店配的药有问题？”他不动声色地继续说，“小店配药，按处方配齐以后，由我亲自一味味地校对，一丝一毫都

错不了的。”说着，走到前面店堂，取回来一本账簿，翻开看了一会，问元辰道：“令尊大人的最后3帖药，是五月初六来配的？”

元辰没吭声，只瞪了他一眼，似乎说：你既然记在账上，还问个屁！

“今天是五月初十，”唐老板胸有成竹，“请问小唐先生，家里还有没煎服的药么？”他分明知道，事隔4天，三帖药应该在昨天服完了。他是故意这样问的，虽然这还不是他所要了解的主要问题。

元辰没好气地回答：“都煎服了。”

“好，”唐老板又问，“五月初三，又是来小店配的3帖，还有没煎服的么？”这才是他要了解的关键问题。

“后来的都吃了，前面的还会不吃吗？姓唐的，你少给我噜苏！”

唐老板赔笑说道：“小唐先生，您且耐一耐心，我不是噜苏，这很重要——请问小唐先生，药渣还在么？”

“倒了！”

唐老板一听，就放了心，嗓音也粗起来，腰板也挺起来，与刚才那种卑躬屈膝、低声下气的情形恰恰形成了一个对比：“说句不该说的话，小唐先生，你也太鲁莽了些，小店一向讲究信誉，你无凭无据，冒冒失失地到小店来这样胡搞，难道不觉得太过分么？”

元辰完全处于被动的地位了。他脸上的肌肉抽动了一下，翻起稍稍嫌长的眼皮，从长衫袋里掏出3张药方：“不管怎么样，药是你们配的，难道你唐老板就没有责任吗？”这句话只是勉强应战，毫无力量。

“不错，药是小店配的，但药方是你小唐先生拿来的呀！”唐老板接过药方，指着上面的一味麻黄，轻松地笑着，“说句不该说的话，这味药的分量，开得过于重了些，4钱，小店也很少见。”

元辰立刻抓住他话里的空子：“对啊！既然知道，你唐老板为什么不早说？为什么照配？”

“照方配药，是小店的责任，”唐老板将药方放上茶几，搁在茶碗背后，“官司打到法院，你说小店有责任么？”

元辰刚刚想抓住对方，却又给溜走了。他已经败了阵，却并没着慌。他从茶碗背后取回3张药方，依旧揣进衣袋——这正是他的心细之处。唐老板之所以将它置放在茶碗背后，原想钻元辰的空子，企图等元辰走后，便将药方藏起来——元辰连药方都已经遗失，以后还有什么理由来噜苏？

元辰耷拉着的上眼皮，几乎遮住了整个眼睛——这是他进入沉思的一个习惯。仅仅两分钟的时间，他的白多黑少的眼睛睁大了——这又是他计上心来的一个标志。刚才他是在想，为什么老板两次提到是否还有没煎服的药和药渣的问题，为什么老板的态度先恭后倨，莫非配药果然有问题？元辰虽然是个32岁的青年，却工于心计，善于思考，在两分钟里他就想出了个试探性的主意。

“哦，”他忽然记起什么来似的说道：“我倒忘了，那五月初三配的3帖药，只煎了两帖，我又换了处方。”这分明是向老板指出，家里还有一包没煎的药在。

果然，唐老板的脸色陡然变了变，霎时又恢复了正常，但是口气却显然又变得软弱了。

“小唐先生，我们是多年的老关系了，”他丝毫不提那包

没煎的药，却转换话题，“令尊大人也就是我唐某人的长辈，500年前同一家么，现在他不幸故世，也该表表我的心意。”说着，走到前面店堂，从账台里取出五块银元，回到后面，塞在元辰手里。“小唐先生，办事哪能缺钱？这是我唐某人的一点小意思。”

元辰想不到唐老板会送这样一份厚礼，心里越加怀疑。但是，他手里没有证据。这5块银洋分明是一句话诈出来的，却不是证据。管他！手里攥着凉冰冰、沉甸甸的光洋，多少也抵消了一些心里的冤气！便又留下一条尾巴道：“好吧，唐老板，多谢厚意，咱们的事，等办完丧事再说吧。”说着，便匆匆离店上路。

唐老板被元辰留下的那条“尾巴”倒弄得天天心中忐忑不安，直到一个多月以后，看看没事，才真正放下心来。

这场纠葛到底从何引起？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在这个不大不小的W城里，有条不长不短的学前街，街上有所老宅，六扇墙门，三造进深，大厅小厅，正房厢房，少说也有二三十间。头造只住着帮工赵妈，二造住了些房客。宅主李林康住在大厅后面——第三造，屋前是个天井，东西两株木樨，花台里牡丹、芍药，墙边天竹、腊梅，亭园小景，别有风致。李林康娶妻林氏，生有二子，长子名叫春江，次子与哥哥相距一纪——12岁，取名秋江。这林氏有个胞妹，嫁与唐山舟，生有一子一女，子元辰，女儿俞花。山舟长期失业，原来租住在观前街的一所平房里。这李林康却广有房产，还与朋友合股经营着一家布厂。林氏姐姐十分贤淑，对胞妹感情深厚，见妹夫家经济困难，心里难受。李林康本是个重义好客的人物，便每月按时给唐山舟生活接济。林氏姐姐又想和胞妹朝夕相处，就叫妹夫合家搬了过来。这大厅后面第三造房屋，中间是个

小客厅，西壁厢前后两间，前间正房李林康夫妇住着，后面一小间春江、秋江住在里面；唐山舟搬来后，在东壁厢前后房作用。前面正房由山舟夫妇作为卧室；当时元辰、俞花年龄还小，同住在后室；后来俞花出嫁，元辰娶妻，后室便做了元辰的新房。谁知好景不长，山舟搬来不过两年光景，林氏姐妹竟先后去世。李林康却并不因此冷淡山舟，依旧热情相待，不但生活接济照旧，逢时过节还有礼品馈赠。这固然是他性格如此，另方面也由于与妻子情深义重，如同妻子还活着那样对待山舟；又把元辰推荐给泰盛布店当了个助理账房，每月也有20来元大洋收入。一年前，俞花死了丈夫，回娘家来住。李林康安排她住进后院的一个房间。这后院便在第三造房屋后面，与前院有扇腰门相通，中间还有个小小的天井。俞花住房与春江兄弟住的后室隔窗相对，隔壁虽是柴间，又毗连灶间，平常却十分幽静，打开后窗，是个四四方方的落水小天井，围墙里有棵杏树，夏季满树黄杏。白天，前后院腰门敞开，到了晚餐以后，腰门关断，后院便成了个世外桃源，俞花住在里面，倒也十分惬意。后来春江去了北方，李林康独处前面一大间，觉得孤冷寂寞，便要秋江从后面搬来一室同住，从此后室便一直空着。俞花在后院里冷静得倒有些凄凉的味儿了。

元辰生来精明，作为账房助理，深得账房和老板欢喜，不久就加了两元薪金。山舟一面仍得李林康津贴，生活自然比以前略略宽裕了些。只是他身体羸弱，本来就有心脏病，因长期来没有发觉，疾患隐伏在内部，自己也并不在意。李林康曾与中医有过交往，平常也钻研过一些医学理论书籍，一些小毛小病，给人开张处方，有时也居然药到病除。那天山舟从外面回来，感到头晕身热，躺在床上呻吟。元辰正巧下班，便把李林康

请来，按了脉，看了舌苔，摸摸额角，干扑扑滴汗全无，便说：

“这不过是内寒外感，发汗不出，只消用几味驱寒发散的药就行了。”便开了个药方交给元辰。

元辰持方赶到仁济药号。唐老板接过处方一看，共8味药，无非是防风、紫苏、半夏、甘草等类的普通草药，只其中麻黄一味，正巧药店断货，好在分量极微，只开2钱。为了拉住这笔小生意，他财迷心窍，到后面店伙睡的床铺上去抽了一根草席的席茎，用剪子剪断，抓了几段，来到店堂，用戥子称了2钱，权充麻黄。

原来这麻黄是一味发汗药，又有促进血液循环的作用，其外形却与席茎极为相似。老板为了赚钱，昧着良心用席茎替代。元辰哪里知道他做了手脚？

山舟服药以后，病未见好，仍是闭汗头晕，便又请李林康来商量。常言道：“来如箭，去如线。”得病容易，要病愈却相当缓慢。这几味防风、紫苏草药尽管不无作用，而山舟所患的感冒却是一种顽固病毒所致，不可能立时见效。那麻黄又是假药，怎么能发汗？只怪山舟自己也太性急，要林康再斟酌处方。林康见麻黄2钱不起作用，便又加了一钱，叫元辰去仁济药号配药。

药店麻黄依旧断货，唐老板照旧用席茎替代。山舟服后仍未发汗。又请李林康斟酌，于是又将麻黄分量加重。这麻黄对一般感冒患者来说，即使分量稍重，还是无关大局，不致会中毒，但山舟是个心脏病患者，自己既未觉察过，李林康自然也无从知道，便大着胆子开了4钱。也是合当有事，药店正好到货。这一回，3帖药里的麻黄全都是真货。山舟服完第一帖，感觉汗出淋漓，似乎觉得轻松了一些，又一连服了两帖，1两2

钱麻黄下肚，宛如当头一锤，山舟怎么能承受得住？一时汗出竟如黄河决堤，心搏突然加速，面色发白，呼吸急促。他自己心里明白，完全是用药剂量问题。但为时已晚，等到俞花从布店将元辰找回家来，山舟已经到了回光反照的阶段，只说了几句遗言就断了气——做了个屈死之鬼。

那药店老板干着这种缺德的勾当，连店伙都不知道。当元辰来质问时，开始他确实作贼心虚，有些恐慌，但后来经过套问，知道并无剩药留下，便放了心，把责任推在处方者身上。后来元辰一句话又把唐老板吓住，叫他耽了个把月的心；但元辰到底不知道唐老板耍的是什么把戏，心中无底，此事便不了了之。后来他拿着处方私下去求教了几个年老稳重的中医，都说麻黄要视病人体质决定用量，而四钱不免过重，特别是对心脏病患者尤须慎用。当元辰诉述山舟最后病状时，老中医们又一致认为脸色、嘴唇发紫是心脏病突然发作的特征。元辰想起父亲临终遗言，从此，一颗仇恨的种子便深深埋在心底，把李林康视为杀父的凶手。他估计李林康已经发觉自己失误，所以用 300 元大洋来补过赎罪。

李林康却还蒙在鼓里。如果不是药店老板做了手脚，他也决不会将麻黄加至四钱；如果他了解山舟患有心脏病，也决不会随便使用麻黄。至于 300 大洋，却是完全出于对山舟一家的深情厚意。

元辰心里虽然怀恨，表面上却对李林康仍是礼貌备至。

李林康为连襟唐山舟的善后出了很大的力，丧事办得象样样，又亲自去龙山脚下买了块墓地，所有出殡、安葬，一切都安排得顺顺利利，又不要元辰花一文钱。

此时泰盛布店的账房正好辞职要去上海，李林康不失时

机，在老板面前为元辰说了不少溢美之词，账房的空缺就由元辰顶替，薪金又加了5块大洋。

李林康自以为为唐家办了这样一些事，对得起死去的山舟夫妇，也足以告慰爱妻林氏九泉之灵了，所以虽然身体十分劳顿，内心反倒觉得异常宽慰。

他正想让自己的神经松弛几天，不料秋江在学校里却又出了事。那天中午秋江没回家吃饭，直到下午还不见回来。李林康刚从布厂回家，便要立刻去学校打听消息。

小 城 督 学

李林康41岁才生秋江，因此特别宠爱。自从爱妻林氏去世以后，长子春江去北方塘沽车站当了见习站长，家中就只剩下父子两人，一老一小，相依为命。

春江在家时游手好闲，听戏跑马，无所不爱，平生没什么别的本事，却学到一手拉京胡的绝技，惯能自拉自唱，尖着嗓子唱几段青衣花旦，颇能赢得周围听众赞赏。有人说他若在梨园从业，则将来也许会成为名角。可惜他又受了世俗观念的影响，不屑操此贱业，只把这一绝技当作炫耀自己才能的法宝。李林康见他读书不成，托付一个去北方铁路局任职的朋友，将他带去就业，借以锻炼，一去已经数年。

秋江与哥哥同是一母所生，从外表看来，眉清目秀，长相与春江相似，而性格却与春江大不一样。李氏祖宗里曾经出过一个才子，能诗善画，一代代下来，没有一个子孙能继承这份精神遗产。也怪，隔了百余年，居然在秋江身上体现了这种才能。秋江自幼喜爱文学艺术，7岁入小学，读了3年书，不

过是个四年级的小学生，居然看起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来。他曾对父亲说：

“爸爸，将来我也要写出这样一部书来。”

李林康微微笑着：“世间有几个蒲松龄？要写书，当然有志气，然而，谈何容易！”

秋江却不以为然地说：“蒲松龄是人，我也是人呀！爸爸，你说呢？”

李林康一笑置之。谁知秋江竟认真地干了起来，选择《聊斋志异》里的《青凤》、《王者》、《连锁》等自己认为最好的篇目翻成了白话文，半年不到，竟译了厚厚一大本。除了练习写作以外，秋江还喜欢上裱画店逗留，店里壁上裱贴着的画幅，不论山水、人物、翎毛、花卉，他都要仔仔细细地琢磨，常常会站上几十分钟。回来以后，就磨墨调色，自己画起来。渐渐地，居然能画得相当象样。李林康常在背后与朋友提起这事，说秋江无师自通，恐怕是祖宗的灵气独钟于他一身的缘故。只是秋江却有一股憋气，对吹牛拍马恨如仇敌，见了别人短处，常常喜欢当面揭穿，因此在学校里也不很受到老师的欢迎。

事情就从这里引起。那天级任王先生在国文课上悄悄给学生打招呼，说是省里的督学大人明天要来视察，下一课课文里有个“哥利獠”的词请大家不要当堂提问。这位姓王的先生名叫洛夫，平常对学生十分厉害，动不动要用教鞭打学生脑袋，有时还揪耳朵，拉眼皮，所以学生们畏之若虎，并且背地里赠送他一个“黄老虎”的雅号；而今天他的态度却一反往常，和颜悦色，低声下气。学生们也明知道他有事有人，无事无人，但慑于他的威势，听了 he 提出的要求，都只得默默颌首。

第二天国文课，果然督学大人上教室来了。教室后边早